

五彩地絮语

做一颗闪闪发光的“螺丝钉”

刘杰连

雷锋，不朽的丰碑、永远的榜样。今年3月5日是第63个“学雷锋纪念日”和第27个“中国青年志愿者服务日”。学习雷锋事迹、感悟雷锋品格，我们不仅要学习他热爱祖国、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怀，更要传承他甘当“螺丝钉”、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的精神。

2018年，习近平总书记任抚顺市雷锋纪念馆参观时就曾深有感触地说：“如果13亿多中国人、8900多万党员、400多万党的组织都能学习雷锋精神，都能在各自岗位上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，我们的凝聚力、战斗力将无比强大，我们将无往而不胜。”

“螺丝钉”精神，是雷锋精神最坚实、最动人的底色。他有一句闪亮的话语——“在伟大的革命事业中做个永不生锈的螺丝钉。”他把自己当做一颗螺丝钉，拧在哪里，就在哪里闪光。在他短暂的一生中，他无论干什么工作，都脚踏实地，从不偷懒耍滑。在望城县委机关当公务员，凡是经他办事务、经营的公共财物，都有条不紊。在鞍钢当推土机手推煤时，尽力做到既能把煤铲净，又不带进泥土。

当兵来到运输连，为了节约油料，他翻阅了许多书籍，请教了众多“师傅”，终于把“耗油大王”改造成了节油车。正是凭着对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和钻劲，才在各个岗位上都创造出不凡的成绩，多次获得模范工作者、先进生产者、红旗手等称号，发挥了“螺丝钉”的作用。

螺丝钉虽小，但机器上若缺了它就很难正常运转。做闪闪发光的“螺丝钉”，首先要对工作报有强烈的责任感，思想上认同、情感上认可，切实以劳动者的心态，对待组织分工和岗位任用。对分配的工作，要认真负责，不挑肥拣瘦、拈轻怕重，更不能应付差事、得过且过，“打卡式”地混日子，假若对岗位不熟悉、职责弄不清，就很难把事情做好。学习践行雷锋精神，就要像雷锋那样，对待工作“要像夏天一样的火热”，把工作当事业、把岗位当战位，做到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，真正把使命记在心、把责任扛上肩，脚踏实地地每一件小事做实做细做出成效。

“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，

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。”让螺丝钉闪闪发光，需要坚忍不拔的毅力和韧劲。而一旦有所松动，就会给机器带来损害，甚至造成事故。这也告诉我们，想要实现心中目标、干出一番事业，必须意志坚定、脚踏实地，坚持不懈、持之以恒地干。在现实中不难发现，那些取得较多成绩的，总是那些一心想事、踏实干事的人；反观那些工作平平的，定会是一些心思不在工作，习惯患得患失，三心二意，这山望着那山高的人。还有的刚到一个单位，开始时劲头很足，可越往后越松劲；有的刚调到新岗位，就比位子、比待遇、比舒适的生活，在比来比去中磨灭了激情、迷失了方向。“螺丝钉要经常保养和清洗，才不会生锈。人的思想也是这样，要经常检查，才不会出毛病。”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和各种诱惑，我们要始终以雷锋为镜子，防止和克服浮躁情绪、急功近利思想，沉下心来、俯下身子，铆足干劲，把该干的事干好，真正体现螺丝钉的品行和价值。

雷锋在日记中写道：“机器由于

有许许多多的螺丝钉的联接和固定，才成了一个坚实的整体，才能够运转自如，发挥它巨大的工作能力。”这段话告诉我们，做一颗螺丝钉，需要处理好“细胞”与“身体”“小河”与“大河”的关系，要自觉把“小我”融入“大我”，把“个体”融入“集体”。一个单位就是一部“大机器”，虽然各有分工，但人人都是一分子，我们不仅要干好自己的“一亩三分地”，还要树立大局观念、全局思维。当急难险重的任务到来时，要多一点担当、多一点付出，少一些计较、少一些抱怨，积极为单位、为社会作出贡献。

雷锋从未远去，螺丝钉精神也从未过时。当前，“新春第一会”已吹响了奋进号角，全市上下正锚定“十五五”规划描绘的宏伟蓝图加快推进各项工作任务落实，无论是完成阶段性工作，还是狠抓重大任务，都不能缺少雷锋精神。新年新征程，我们一定要努力做一颗永不生锈、拧得最紧、闪闪发光的“螺丝钉”，勤勉敬业、担当实干，坚持不懈、永不松劲，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不凡，共同开创淮南高质量发展新局面。

世间万象

后备箱里的爱

杨应和

春节假期临近尾声，返程的这一天，父母早早就起床了，默默地将家乡的味道、思念与爱，精心打包到我们的后备箱里。

后备箱早已塞得满满当当。白菜还带着露水，萝卜上的泥都没来得及洗，大蒜用稻草扎成一小把一小把，整齐齐码在蛇皮袋里。这些青菜萝卜，都是父母天没亮打着手电去地里现拔的。他们说：“现拔的新鲜，搁得久。”草鸡蛋、香肠、菜籽油、辣椒酱……这些都是父母亲手为我们制作的美味。

父亲还往后备箱里不停地捣鼓着。他把一小壶芝麻油塞进去。母亲说：“秋天时，你父亲在河滩上开了一小块荒地，种了一季芝麻，榨了四斤香油，全灌进那个塑料壶里了。”我连忙拿下，母亲阻止了说：“我们习惯吃菜籽油。”

父亲又把一袋新米压在油壶上面。袋子鼓鼓囊囊的，他用手摁了摁，觉得还有空间，还能放些东西。他急急忙忙地从屋里拎出一兜橘子，弯腰看了半天，实在没地方放了，才叹口气，递到妻子手上：“路上吃。”

这些东西，都是父母一年到头攒下的。鸡是自家养的，蛋是草窝里一个一个捡的，辣椒酱是秋天晒好封坛的。母亲喂了一年的鸡，下的蛋攒了一筐，过年我们吃了些，剩下的全装在纸箱里，用旧棉袄裹着，怕路上颠簸。我说：“留着你们吃，城里也可以买到。”母亲忙

说：“买的哪有自家的香啊？这些菜没打农药，你们吃得放心，我们也安心。”

“大蒜叶黄了别剥，吃的时候再择。”母亲扳着手指，一样一样交代，“芹菜根要泡在水里，水桶里放点水，能吃好几天。辣椒酱吃好了盖紧，别进了气。新米袋子里我放了几个干蒜头，防虫的，别扔了……”她说了很久，似乎要把一整个春天的叮嘱都说尽。

车已经发动，引擎低声地催促着。母亲忽然想起什么，急急往鸡窝那边跑。一会儿她小跑着回来，手心攥着两枚鸡蛋，还带着母鸡的体温。重新打开后备箱，放在还有一点空隙的纸箱里。

我掏出一沓钱，往父亲手里塞。他像被烫了似的缩回手，脸都红了：“给钱做什么？我们自己有钱。”我说：“你们别这么累了，想吃点什么就买点。”父亲顿了顿，说：“忙点好，忙点心里踏实。”

我小时候，他们也是这样忙。天不亮下地，天黑才回来，汗水把后背的衣裳洒湿一片。那时候忙，是为了一家人的嘴。现在他们老了，还在忙碌着，是为了送我们离开时，后备箱能满一点。后备箱里，藏着父母对子女细腻且深沉的爱，让我忍不住拒绝。

载着满满一车的牵挂重新启程，后视镜里，父母并肩站在路口朝我们挥手。车走远些，只看见两个模糊的影子。再远些，影子也没了，拐个弯，村子被挡在杨树林后面。

人生百味

守一轮圆月

子安

城里的元宵，是没有月亮的事。

或者说，月亮是有的，只是被高楼挡住，被霓虹灯闪了，被匆匆的人流忽略了。下班后我走在人行道上。两边店铺里飘出各种各样的歌谣声，伴油炸元宵的香味，扑面而来。橱窗里摆着一只卡通兔子灯，眼睛用两个小灯泡来代表，一眨一眨的。孩子们牵着大人的手，指着那盏灯发出清脆的笑声。

热闹是他们的。我手插着口袋，只觉得风从领口吹进来，凉丝丝的。

拐过街角就到了一家汤圆店，小小的店面，锅里冒出的热气把门口的灯光都染白了。老板娘系着蓝色的围裙往锅里扔汤圆。一个个圆滚滚的白色汤圆跳进水里，先沉到水底，过了会儿就挤在一起浮起来，胖乎乎的，像一群顽皮的小月亮。我买了一碗，在路边的台阶上吃。一口咬下去，黑芝麻馅流出来烫到了舌头，但是甜味一直传到心里。

突然想起小时候在老家，元宵节要“守”的。

那时在院子里摆上一张小桌子，母亲端出自家包的汤圆，父亲点上红蜡烛，烛光在风中摇曳。搬来个小板凳，仰起头，等着月亮从东边槐树梢后升起来。起初只有一道银线，好像有人用手指在深蓝色绸缎上掐出一道痕迹。渐渐地，这痕迹越来越宽，越来越亮，终于一轮满月跳了出来，清辉洒落，把整个院子都照亮了。母亲说：“快拜月亮，祝你一年平平安安。”我就真的双手合十，对着月亮拜几下。月光落在我的脸上，凉丝丝的，痒痒的，就像母亲的手在抚摸着我家。

那时的月亮仿佛只为了我们一家而升起。我们在院子里说话，玩游戏，吃汤圆，月亮就静静地悬挂在头顶陪着我

们。偶尔云朵经过，把月亮遮住一些，但很快又亮起来。我一直觉得那月亮是我守着的，它认识我，我也认识它。

手机震动了一下，母亲发来了一条语音。打开后，嘈杂的背景中，她的声音比较模糊：“我们在院子里，月亮很亮。你吃了汤圆没有？”我把语音听了两遍，想回句话，但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抬头望天，在高楼之间、霓虹灯照不到的地方寻找很久之后，终于看到一抹淡淡的光晕，像被洗旧的白手帕贴在灰蒙蒙的天空上。

月亮也是月亮。只是它离我很远，遥远得像一个旧梦。

我站起来把空碗还给老板娘。她问：“甜不？”我说：“挺甜的。”她说：“元宵节快乐！”我也说：“您也一样。”转身上了灯火通明的大街，回头望去，小小的汤圆店、热气腾腾的锅就仿佛浮在夜色中的孤岛。

回到租住的公寓，打开窗户，城市的喧嚣涌进来又退去，渐渐只剩下远处若有若无的鞭炮声。关上灯坐在窗前。朦胧的月亮还在天上，比刚才亮了一些。就这样安静地坐着，看它。

忽然之间明白，守一轮圆月，并不是守在它身边，而是把它藏在心里。不管我走到哪里，不管头顶上有没有月亮，故乡院子里那轮明月早已装进我的行囊。它存在于母亲的汤圆里、父亲的烛光中……每次抬头望向天空的时候，温暖地亮着。

今晚，我身处千里之外的城市，也看到了同一轮明月。窗外的风停了下来，月亮从薄云中完全露出来，清辉如水洒落在我身上。

和儿时一模一样。



舞春宵，马路星河

陆士德 摄

凡人心迹

元宵夜，灯火寻常

陈松

年的热闹还没完全散尽，元宵就踩着正月的尾巴来了。不像春节那样郑重其事，也没有除夕的鞭炮震天，元宵节更像是一场温柔的收尾，把年里没说尽的欢喜，都揉进了灯火和月色里。

我对元宵的记忆，向来不盛大，却格外踏实。小时候住老巷子，一到这天傍晚，家家户户的灯就陆续亮了。没有精致考究的花灯，多是大人随手糊的纸灯，或是商店里买的塑料小灯笼，提在手里摇摇晃晃，暖黄的光在青石板路上拖出短短影子。风一吹，灯穗轻轻晃，连空气里都飘着淡淡的甜香，那是母亲在厨房煮汤圆的味道。

那时的元宵，没有太多花样。一碗白糯米圆子，裹着黑芝麻馅，滚热盛在白瓷碗里，冒着轻轻的白气。母亲总说，汤圆要圆，日子才圆。我捧着碗小口吹着，烫得直吸气，甜香却顺着喉咙一直暖到心里。窗外渐渐热闹起来，有孩子提着灯笼跑过，笑声落在巷子里，清脆又明亮。没有拥挤的人海，没有绚烂的灯会，只是寻常人

家的灯火，一盏挨着一盏，连成一片温柔的光。

长大后离开老家，见过不少热闹的元宵夜。广场上有造型各异的花灯，人群摩肩接踵，烟花在夜空里炸开，亮如白昼。可不知为何，心里总少了一点踏实感。那些灯火再美，也不像记忆里昏黄又温暖的小灯笼，照得人心心安安。

今年的元宵，依旧平淡。下班回家，路上挂着几串红灯笼，风有点凉，却不刺骨。回到家，锅里煮着汤圆，窗外月色清淡，没有太多喧哗。我站在窗前，看着远处零星的灯火，忽然觉得，元宵节真正的美好，不在那么多盛大的场面，而在那份藏在烟火里的圆满。

它不像春节那样隆重，却悄悄提醒我们，年要结束了，生活要慢慢回到平常。一碗甜汤圆，一盏窗前灯，一家人安安稳稳，便是最好的元宵。那些热闹终会散去，可留在心底的暖，会伴着灯火，陪我们走进新的日子。

夜色渐深，灯火依旧。原来最动人的团圆，从不是万众瞩目，而是人间寻常，灯火可亲，岁岁平安。

心香一瓣

初春暖信

陈琦

立春时节，冰霜终于松了劲。那些曾经凝在檐角，覆在田埂的严寒，不再是彻骨的硬冷。晨起推开窗扇，风里的寒意渐变成清凉。内里，稍稍沁着一丝丝乎乎的温润——这是立春后传递来的第一封暖信。恰如张拭笔下“律回岁晚冰霜少，春到人间草木知。”

春天，从来不是轰轰烈烈撞入人间。人们之所以形容其为“春姑娘”，因为她温柔、美丽、恬静，眉毛一挑，抖落些许羞怯，踏着轻盈的脚步，隐在细微处，被草木先觉，被大地私藏；等一个恰好的时机，悄悄铺展开来。

人勤春早。我脑海里显现出一幅繁忙的春耕图。田野阡陌间，若遇着老牛徐行，便觉初春的意趣，蕴含在乡土的仪式里。想象着古往今来，老牛踏着解冻的泥土，蹄印深浅不一，身后跟着播种的农人。一旁的篮子里，盛着刚抽芽掐下来的荠菜。粗糙的指尖划过田埂的草茎，便能触到丝丝怯怯的绿。泥土，已不再像冬日里的板结，踩上去软乎乎的，带着湿润的底气；蚯蚓悄悄翻着泥土。大地就这样，在无人察觉时，慢慢苏醒。

柳条，是春日最心急的灵动。院角的柳丝，前日里还是枯褐的疏影，不过几天，便晕开一层浅浅的鹅黄，像被春风蘸了蜜蜡轻轻染过。风一吹，枝条悠悠地舞，看似无精打采，但以坚持的行动，拂去冬日里积蓄的所有慵懒。

桥头的迎春花最是识趣，错落有致，点缀枝头。那一抹蜜金似的黄，艳而不妖，像寒冬谢幕后，特意留给人间温柔底色。人们路过时抬眼望见，心里便倏地暖了。原来，春天已经来到身边。

湖畔的水，也应了那句“东风吹水绿参差”。冬日里凝着的薄冰已无踪影。风掠过，水面泛出一圈圈细碎的波纹，水色也从冬日的清冽，慢慢漾出淡淡的绿；映着岸边初萌的草芽，晃悠悠的，像揉碎了的一捧春光。几只水鸟掠过水面，翅尖勾起细碎的水花，惹得水面的绿，显得更温柔。

这人间的春，从来都是藏在烟火日常里的。是晨起煮茶时，窗棂间漏进的那缕暖光；是午后散步时，鼻尖嗅到那一缕泥土的芬芳；是孩童追着风跑，手里攥着的风筝线。它不像盛夏的热烈，也不似暮春的缱绻。立春后的初春，是乍醒的温柔，是新生的欢喜，是所有美好开始的模样。

春是有契约的，是光阴亘古不变的温柔诺言。冰融有时寒未尽，花开有期皆无意。纵使冬日再漫长，春总会踏着时节而来，从不辜负。愿我们能接住这春日的暖信，心向暖阳，步履轻盈。与千载光阴共此春，与迢迢岁月同此新。

岁月留痕

每到元宵节，我总会想起母亲亲手磨的元宵。

“磨磨磨，磨糯米，糯米粉儿白如雪。”母亲左手推磨盘，右手缓缓添料，嘴里哼着那支古老的歌谣。那盘刻满岁月痕迹的小石磨，从不见半点老态，反倒像个温顺的孩子，跟着母亲的手一圈圈转动。“吱呀、吱呀”，轻声撒着娇。磨盘上方投料的小孔，又像孩童张开的小嘴，乖乖等着母亲一勺勺喂入糯米。洁白的米粒在石磨间慢慢碾压，化作细腻柔滑的米粉，从磨盘边缘细细淌下，清清爽爽的米香，一下子就漫满了整个屋子。

其实那时家里还有一盘大磨，可母亲偏要守着这小石磨，慢慢磨上一上午。她说，只有一把一把亲手磨出的粉，做出来的元宵，才够香、够糯、

够有味道。

元宵的馅，是猪板油拌上黑芝麻。猪板油是过年前就备好的，芝麻是秋天自家田里收的。炒熟的芝麻油光发亮，母亲用瓢盛出，摊在桌面上。她握着枣木擀面杖，一下一下轻轻碾过。芝麻粒儿调皮地躲闪，终究还是被稳稳压住，细碎的噼啪声响起，像春冰初裂，又像远处零星的爆竹。重压之下，芝麻慢慢绽开，渗出温润的油脂，香气一点点升腾。

那香气绕着擀面杖，缠上母亲的手腕，钻进袖口，在厨房里缓缓流淌，漫过橱柜，爬上窗棂，再从门缝里飘出去，飘向巷口，飘进邻里的鼻尖。碾好的芝麻面，母亲拌上红糖，先盛小半碗给我。我捧着这碗香甜，得意地跑去找小伙伴炫耀。

包元宵时，一家人围坐在小桌旁。

母亲揉好米粉，熟练揪下一团，搓圆，按出小窝，放入馅料，轻轻收口，再在掌心缓缓转动，一颗圆润小巧的元宵就成了。她一边包，一边教哥哥姐姐：面团要捏成小碗状，馅不能多也不能少，收口要像包包子一样打褶，褶好再双手搓圆。可米粉总不那么听话，大家弄得满脸白粉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忍不住哈哈大笑。欢声笑语里，一盘元宵有圆有扁，却个个裹着童真与欢喜。

父亲早已烧好一锅沸水，水花翻滚，像我们雀跃的心情。母亲顺着锅边，轻轻滑入元宵。白生生的元宵在沸水里浮浮沉沉，面皮渐渐透明，隐约透出内里黑亮的馅。她用柳编的漏勺缓缓搅动，热气氤氲中，母亲的笑容温柔又明亮。

元宵出锅，热气腾腾。我总抢着站在锅台边，第一个端碗，迫不及待夹起一颗，吹一吹就送进嘴里。软糯的外皮裹着香甜的馅，在口中轻轻化开，甜意在舌尖漫到心底。我狼吞虎咽，全然顾不上烫，只一心沉浸在这独有的香甜里。

如今，母亲已离开十多年，老屋不在，那颗小石磨也不知去向。可每到元宵节，我总会梦见母亲推磨的身影，听见石磨“吱呀吱呀”的声响，闻到满院芝麻香。只是，再也吃不到那样一碗小磨元宵。

后来的元宵节，我们年年买元宵，馅料再多、口味再全，也吃不出当年的味道。我慢慢懂得，我们念念不忘的从不是元宵本身，而是藏在粉香、馅香里——母亲的味道，母亲的爱。



古城年味浓

沈庆功 摄